

53
02\$137

最親蜜的情人，常常是最大的敵人

戀の海

光 泰

限量特價
187元

伯爵紅茶 001

伯爵
紅茶

光泰

PU

大有不僅僅是家出版社……

十月。

金楓送爽。

桂子飄香。

一群熱愛文藝的朋友，在東區開了家出版社——大有。

大有不僅僅是一家出版社，同時也是台灣獨一無二的「新世代文字泡沫紅茶館」，

泡沫紅茶可說是九〇年代台灣特有飲食文化，不只台灣大街小巷，甚至遠至大陸、香港也有標榜著來自台灣的泡沫紅茶店。它滑Q的粉圓、濃郁的茶香，在在令人愛不釋口。甫開幕的我們，特別精心調製三大系列作品，以饗讀者——

一、蜜莉花茶系列：一點點浪漫、一點點想像加上一點點恢諧，絕對新鮮的成份，搖製出沁香的甜蜜口感，保證不會過期。適合年輕的XY世代享用的愛情小說。

二、伯爵紅茶系列：沉靜而優雅，哲理的思考，爭議的話題，口味濃烈，絕不單調。適合成熟及高度閱讀興趣之讀者，精心選用的經典作品。

三、檸檬綠茶系列：慵懶的陽光午后，漫步在林蔭大道，完全的輕鬆、香醇，回味無窮。適合品味人生之讀者外帶的精緻小品。

這三個系列作品，都是本社經過長期規劃，針對新世代讀者精心推出的書系，滿足您閱讀的樂趣。

相信在不久的將來，不論在公車上、火車上、捷運上、課堂間、租書店乃至每個閱讀空間，都將有大有的出現。

膠囊旅館的真情告白

——寫在「慾之海」之前

光泰



東京一家小酒館。

我一個人坐在裡面，獨自喝酒。

我不是來買醉，更不是爲了女人，我只是在陌生的國度，尋求一些熱鬧，一點人氣和一雙溫暖的眼神。

說到女人，現在台灣來的少了，取代的是從大連、重慶、上海來的女孩，她們的國語夾雜著濃厚鄉音，聽起來別有一番味道。

就在快打烊的時候，門邊閃進了一個人影，那是一個男人，背著一個黑色的大背包，暈黃的燈光下，我看清楚了他——

藍瑞庭，以前台北一家印製廠的老闆。

我走過去，引他人座，寒暄了幾句我問他。

「好嗎？」

「不好。」

他斬釘截鐵的這麼回答我：

「我不是來消費的，我是來賣東西的。」

他打開背包的拉鏈，裡面是絲巾、手錶、打火機，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皮包。

「這些都是仿冒品，做得跟真的一樣，但價錢只有原廠的十分之一。」

在這個時候，什麼智慧財產權，什麼國家形象，都是多餘，他只是一個生意做垮，背負債務，尋求最起碼生活的單幫客——

「我挨家挨戶推銷，在她們酒店關門之後，當然我會先送些禮物給媽媽桑，博取媽媽桑的歡心，讓她允許我在這裡賣東西。」

「住呢？」

日本的住，是個大問題，像我都住不起旅館，而是所謂的「民宿」，就是一般分租的公寓民房。

「多半就在酒店的沙發靠一早上了，不過我也不是白住，我會幫她們清洗店面，你知道有一天我洗了三十六個煙灰缸嗎？這樣她們才會歡迎我來。」

雖然我跟他不是挺熟，但大家都是從台灣來的，而我住的地方洗澡不太方便，我也好想泡個舒服的熱水澡，於是對他說：

「我請你住『膠囊旅館』好嗎？」

所謂「膠囊旅館」就是日本的桑拿浴，他們睡的地方只容一個人身，好像我們吃藥的膠囊外形，所以日本人都這麼稱它。

「好啊！」

就這樣，在他隨便賣了兩個包包之後，我們來到一家大樓十四樓生意鼎盛的桑拿浴裡。

「你還在寫小說？」

泡在熱氣瀰漫的大浴池裡，藍瑞庭這麼問我。

「好久沒寫了。」

「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好嗎？」

曾經爲了封面和版本的事，我和他碰過幾次頭，他當然看過我的作品和了解我寫作的風格。

「我相信你會有興趣聽的。」

就這樣，他告訴了我一個有關金錢、權勢和情慾糾葛的故事，一個我極有

興趣的題材——

「這一年台灣很多企業，倒的倒，垮的垮，其實多半跟金融風暴無關，都是壞在一個貪字。景氣雖然不好，但我就聽信了朋友，插足了我不懂的行業，才會落到今天的局面。」

中國字的造字是很奇怪的，「貪」和「貧」就只差那麼一「點」上，但是藍瑞庭說的不是他本身的事，而是他無意中認識的一個從台灣來日本賣春女孩的真實經驗，命運讓那個女孩經歷了一場生與死的感情波折。

現在就讓我慢慢把這個故事告訴你……

戀の海

目錄

5 自序 膠囊旅館的真情告白

13 第一章 出走

39 第二章 櫻雨

71 第三章 狂野

101 第四章

真相

121 第五章

陰謀

155 第六章

復仇

201 第七章

情逝



第一章 出走

是不是所有父母都愛自己的子女呢？不見得，翁儷珠的母親就不是這樣的。

1

台北市東區誠品書局。

翁儷珠在一樓入口處附設的咖啡座。

潔淨的櫸木地板，黑色幾何造型的坐椅，在後現代風格中，飄浮著輕柔的音符和咖啡香。

翁儷珠第一次來就喜歡上這兒，只是她一直沒有機會來。

她的生活是一團混亂，她哪有心情進入這樣一個寧靜而安詳的世界。

2點20分，一個打扮入時的婦人出現在儷珠面前——

「東西都帶齊了？」

「嗯。」儷珠淺淺的回應。

婦人是儻珠的母親，母女見面就是這樣，沒有客套，沒有寒暄，有的只是開門見山的直接——

「交流協會就在隔壁那棟大樓。」

儻珠的母親蕭淑逸，一邊跟侍者要了杯檸檬熱茶，一邊對儻珠說：

「妳把東西拿出來，我檢查一遍。」

儻珠從皮包裡找出了母親交代她準備的東西。

護照、身分證、照片……蕭淑逸一邊清點了儻珠給她的東西，一邊滿意的收進一個牛皮紙袋裡。

「為什麼不託旅行社辦呢？」儻珠開口問。

「妳以為日本簽證那麼好拿啊？」

熱茶送上來了，蕭淑逸加了一匙蜂蜜對儻珠說：

「妳廿一歲未婚，誰讓妳進去啊？」

「日本短期學校我也幫妳申請好，到時有了學校的人學證明，妳要在日本待多久就多久。」